

世界经典儿童小说·故事珍藏文库

# 套中人

THE MAN IN A CASE



□ 新世纪出版社 □

# 人 中 套

【俄】阿·巴·契诃夫/著

刘心语 译



□ 新世纪出版社 □

责任编辑：符绩才  
装帧设计：宋建华  
责任技编：王建慧

套 中 人

[俄]阿·巴·契诃夫 著  
刘 心 语 译

\*

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625印张 155千字

1998年9月第1版 199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册

ISBN7—5405—1832—4/I·225

定价：1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公司联系调换。

## 目 录

草原·····	1
渴睡·····	153
胖子与瘦子·····	163
套中人·····	167
小公务员的死·····	188
万卡·····	193
白眉毛·····	200
马的姓氏·····	209
格里沙·····	216
厨娘出嫁·····	222
孩子们·····	230
卡施旦卡(故事)·····	239
在家里·····	272
男孩子们·····	287
牡蛎·····	298

## 草 原

### ——一个旅游故事

—

七月的一天清晨,从Z省N城里驶出一辆带篷的破旧马车,沿着驿道,轰隆轰隆地往前滚着。这种没有弹簧的旧式马车,现在在俄罗斯,除了商人的伙计、小商贩和不富有的神父外,已经没人再乘坐了。车子每有一个小的运动都会吱吱嘎嘎地响一阵;挂在车后的铁桶也丁丁当地伴奏着。就凭这些声音,还有那些松松地悬挂在车身四周的破碎的皮子,人们很容易看出这车子已经老朽,很快就会散架了。

车内坐着两个N城的居民:一个是N城商人伊

万·伊万内奇·库兹明觉夫，脸刮得精光，戴副眼镜，头上戴顶草帽，与其说是商人，倒更像个官员。另一个是神父赫利斯托弗尔·西利斯基，N城尼古拉教堂的首席牧师，一个身材瘦小、头发很长的老头，穿一件灰色帆布道袍，头戴一顶宽边草帽，腰系一根彩色绣花带子。商人在专心地想着心事，不停地摇晃着脑袋，以驱散不断袭来的瞌睡。在他的脸上，表情不断地变幻，一会是习惯性的一本正经的样子，一会又是刚跟自己亲人道别，临行前痛痛快快地喝上一杯的人那种温和表情。而牧师正用湿润的眼睛惊奇地眺望着上帝的世界。他的微笑显得那样舒展，仿佛连他的帽沿也挂着微笑。他的脸色泛红，是那种冻红的颜色。他们俩：库兹明觉夫和赫利斯托弗尔神父，现在是去出售羊毛。跟家人告别时，他们饱饱地吃了一顿奶油饼，尽管是大清早，仍然喝了几杯酒……他们两人这时的心情都非常好。

除了上述两人和不时用鞭子抽着那两匹脚步轻快的栗色马的车夫捷尼斯卡外，车上还坐着另一位乘客——一个九岁左右的男孩。脸被太阳晒得黝黑，带着泪痕。他叫叶哥鲁什卡，是库兹明觉夫的外甥，得到舅舅的允许和承蒙神父赫利斯托弗尔的关照后，他现在是搭车上学去。他的妈妈奥尔加·伊万诺夫娜，一个法院书记官的遗孀，是商人库兹明觉夫的姐姐。她喜欢

有教养的人和上流社会。她拜托自己的弟弟去卖羊毛时，顺便捎上叶哥鲁什卡，送他去上学。现在，小孩不知道自己去哪儿，和为什么去那儿，他坐在车夫的座位上，紧挨着捷尼斯卡，揪着车夫的胳膊，以免从颠簸的车上滑下去。他的身子却像开了水的茶壶盖子一样不停地上下颠簸着。由于车速很快，他穿的那件红衬衫在背上被风吹得像气泡一样鼓了起来，头上那顶插着一根孔雀翎毛的新帽子不时滑向后脑勺。他觉得自己是天下最不幸的人，只想哭。

当马车驰过城堡时，叶哥鲁什卡的眼前闪过在高高的白色墙壁下慢慢走动着的哨兵，那钉着铁栏的小窗户，那在屋顶上闪闪发亮的十字架；他记起了一个星期前在喀山圣母节时，和妈妈一道上城堡里的教堂参加献堂典礼；他记起了还更早些时的复活节上，他跟厨娘留得米娜以及跟捷尼斯卡一块上城堡去，送给关在那里的犯人们一些面包、鸡蛋、糕点和烤牛肉。犯人们向他们道谢，在他们身上划十字，其中一个犯人还赠给他一个自制的亮扣子。

男孩子饶有兴趣地注视着这熟悉的地方，然而，可恨的马车飞快地驰了过去，把它抛到了后边。过了城堡之后，眼前又闪过一座墙壁让煤烟熏得漆黑的铁匠铺，铁匠铺之后是一座整齐的绿色墓地，四周用石头

砌着一道墙；墙后白色的十字架和墓碑，掩藏在苍翠的樱桃树中，远远望去，就像一些白色的补丁，从墙后欢快地向外张望。叶哥鲁什卡记得，每当樱桃开花时节，这些白色的补丁，连同花朵，化成一片白色的海洋。而当樱桃成熟了的时候，白色的墓碑和十字架上，点缀着无数红色樱桃，宛如斑斑血迹。在墓地的樱桃树下，叶哥鲁什卡的父亲和祖母济娜依达·丹尼诺夫娜日夜躺在那里。当他祖母去世时，她被安放在一个长长的窄窄的棺木里，人们用两个硬币压在她那双不肯合起来的眼睛上。直到去世之前，祖母都是个生性活泼的人，经常从集市上买回一些上面撒着罂粟籽的松软的面包，可现在呢，她就只是睡觉，睡觉……

过了墓地，是浓烟滚滚的砖厂。从那些似乎是平贴着地面的、用芦苇铺盖而成的长长的屋顶下面，浓浓的黑烟像乌云一样冒了出来，然后懒洋洋地浮了上去。砖厂和墓地上空一片阴暗，烟云投下的巨大阴影，爬过了田野和道路。在房顶附近，浑身沾满红色灰尘的人和马匹在烟尘里出没活动……

砖厂这儿已是城市的尽头。过了砖厂便是广阔的原野。叶哥鲁什卡向城市看了最后一眼，将脸贴在捷尼斯卡的胳膊肘上，哀哀地哭了起来。……

“行了，你还没嚎够啊！好哭鬼！”库兹明觉夫说



道，“你这个娇生惯养的家伙，又哭了！如果不想走，那留下得了！谁也没硬拉着你走！”

“没什么，没什么，叶哥尔兄弟，没什么，……”神父赫利斯托弗尔急忙喃喃说道，“没什么，小兄弟，……祈祷上帝吧，……你这一去对你无害，只有好处。俗话说：学问是光明，愚昧是黑暗。……这话一点也不错。”

“你想回去吗？”库兹明觉夫问道。

“想……想回去……”叶哥鲁什卡抽抽泣泣地答道。

“那就回去吧。反正你是在外面白跑一趟，正是：为了一口果子冻，走了七俄里。”

“没什么，没什么，兄弟，……”神父赫利斯托弗尔继续说道，“祈祷上帝吧！……罗蒙诺索夫<sup>①</sup>当年也正是这样跟着渔民出门的，后来出息成全欧洲著名的伟大人物。学问跟信仰结合在一起，就会产生上帝满意的成果。祷告词里是怎么说来着？为了我们创造者的荣誉，为了我们双亲的安慰，为了我们的教堂和国家的利益，……是这样的，真不错！”

“利益通常是各种各样的，……”库兹明觉夫说道，并点燃了一支便宜的香烟，“有的人念上二十年的书，

---

<sup>①</sup> 罗蒙诺索夫(1711—1765):俄国伟大的科学家。

仍然一无所获。”

“这种事也经常有的。”

“学问对一些人是有益的，但却把另一些人的聪明给弄掉了。我姐姐是个不懂事的女人，她喜欢上流社会，因此就想让叶哥尔卡成为一个学者。她不明白，如果叶哥尔卡跟着我做生意，保证他能一辈子生活得幸福。我跟您把话说白了吧：如果大家都去当学者，进入上流社会，那就没人做生意，没人种粮食了。大家不都要饿死了吗？”

“要是人人都去做生意，种粮食，那不就没人去求学问了吗？”

想到两个人都说了一句令人信服的有份量的话，库兹明觉夫和赫利斯托弗尔神父的脸色都变得严肃起来，同时咳了咳嗽。捷尼斯卡听着他们谈话，但什么也没听懂，摇了摇头，在座位上立起身子，用鞭子抽了下那两匹栗色马。随后大家默不作声了。

此时，在乘客眼前展现的已经是一片广漠无垠的平原了。平原四周拱卫着矮矮的山头。这些矮山挤在一起，争着伸出头来，化成隆起的土地，向路的右边延伸开去，直至地平线，消失在紫色的远方。车子走啊走，你怎么也分不清这大平原从何处开始，到哪里为止。……太阳已经从城市那边探出头来，悄悄地、不慌

不忙地开始了自己的工作。开始,从前面远处那天地相接之处,一道宽阔明亮的黄色光带沿着地平线爬过,接近那些山岗和那些山岗上的、远远看去像挥动着胳膊的小人一样的风磨。过了一分钟,又一条这样的光带在稍近一点的地方闪过,爬到右边,搂住了群山。一股温暖突然触到了叶哥鲁什卡的后背;光带已从背后掠过来,照过马车和马儿,去迎接另一股光带。突然,整个辽阔的草原抖掉了清晨的朦胧,露出了微笑。露水到处在闪闪发亮。

刚割下来的黑麦,草原上的青草、催奶草,还有野麻,这些已被酷暑摧残得凋零和半死的植物,由于露水的湿润,阳光的温抚,都活转过来了,准备着再次开花。北极飞来的海燕在道路上空欢快地叫着;土拨鼠在青草里互相招呼;从左边远处的不知什么地方,传来野鸡的哀哀的鸣叫声。被马车惊动了的一群杜鹃,“扑喇喇”地往山上飞去。草地里的蟋蟀、蝗虫、蝉,都奏起了各自单调的音乐。

但过了一会儿,露水蒸发了,空气变得滞重,一梦醒来的草原重又出现七月的疲惫状态。草儿低下了头,一切生物都沉默下来。太阳烘烤着的群山,远远看去,呈现出棕绿色和紫色,带着如影子一样宁静的情调;从朦胧的远处开始的平原,高悬在那没有树木和高

山的草原上空像拱顶那样笼罩一切的天空，显得十分深邃而明澈。这一切，现在都变得无边无际，由烦闷而变得麻木不仁了。

多么烦闷和凄凉啊！马车继续往前走着，而叶哥鲁什卡所看到的，仅仅仍然就是那些——天空、平原、矮山……草丛中鸣奏着的音乐已经停止；海燕已飞走；杜鹃不见了。白嘴鸦在凋萎的草地上空无所事事地盘旋着；它们长得一个模样，使得草原越发显得单调乏味。

一只鹰正贴近地面飞翔，它均匀地扇动着翅膀，突然在空中停住，好像在思考着生活的枯燥无味似的，然后拍着翅膀，箭也似地飞过草原，谁也弄不清它为什么飞走，它需要什么。远处，一只风车在摇动着自己的风帆。……

荒草中不时闪现着一块白色的磁片或者一堆石头，打破了这荒原的单调；有时一块灰色石头走进视线，或者出现一棵干枯了的柳树，树梢上站着只蓝色的乌鸦；一只土拨鼠窜过大道，——往后，眼前闪过的又是一色的青草、矮山、白嘴鸦……

感谢上帝，终于有一辆载着一捆捆庄稼的货车迎面驰来。货车顶上躺着个姑娘。睡眼惺忪、热得浑身无力的她，抬起了头，看了看迎面而来的这些旅客。捷

尼斯卡呆呆地看着她，两匹栗色马将鼻子朝那些粮食伸了过去。马车嘎吱响着，吻着那迎面而来的货车。麦穗像刷子一样刷过赫利斯托弗尔神父的帽子边沿。

“你把车子赶到人家身上来了，胖姑娘！”捷尼斯卡喊道，“好肥的脸哟，就像让黄蜂螫了一口一样！”

姑娘带着睡意微笑了一下，动了动嘴唇，又躺了下去。随后，矮山上一颗孤单的柳树映入了眼帘。谁种的，为什么把它种在这里，只有上帝知道。它那窈窕的身材，绿色的衣裳，要想眼睛不看它是很难的。这美人幸福吗？夏天酷暑，冬季严寒，秋夜可怖，这时能看到的只有黑暗，除了空洞的怒号着的风声，什么也听不到。而最主要的是，一辈子孤单一个，孤单一个。……过了那棵柳树，一大块麦田就像耀眼的黄地毯一样，从大道直伸到山顶去。山上的麦子已收割完，捆成了束，山下可刚刚开镰。……六个割麦人站成一排，挥动着镰刀，镰刀闪闪发亮，一齐发出“呼哧！呼哧！”的响声。从捆麦子的农妇的动作中，从割麦人的脸上，从镰刀的闪光中，明显可以看出酷暑难熬，令人窒息。一条吐着长长舌头的黑狗，离开割麦人朝马车奔来，大概是想来吠叫一阵。但它在半路上停住了脚步，冷淡地看着朝它摇着鞭子的捷尼斯卡。天太热，狗都不想叫了！一个农妇直起腰来，把两只手放在那酸痛的腰上，眼睛盯

着叶哥鲁什卡身上的红衬衫,是红颜色引起了她的兴趣?还是引起了她对自己孩子的回忆?不知道!她只是长久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目光追随着叶哥鲁什卡的背影。……

麦田过去了。仍然是干枯的平原,太阳照晒着的群山,燥热的天空,又是一只鹰在大地上空飞翔。远处,跟原来一样,一只风磨在转动着它的风帆,看上去仍然像一个小人在挥舞着手臂。看起来也令人乏味,仿佛怎么也走不到它的跟前,又仿佛它老躲着马车,朝旁边跑去。

赫利斯托弗尔神父和库兹明觉夫都默不作声。捷尼斯卡用鞭子抽着马,不断地朝它们吼叫,叶哥鲁什卡不再哭了,冷淡地瞧着四周。酷热和草原的单调景色使他感到困倦。他觉得已经走了很远的路,受够了颠簸,而太阳老早就晒在了他背上。还没走出十多俄里,他已经在想:“该歇一下了吧!”温和的表情已一点一点地从舅舅的脸上消失,只留下一副一本正经的沉默的神情。那张干干净净刮过的原本瘦削的脸,在戴上眼镜、鼻子和两鬓落满灰尘的情况下,这种一本正经的样子就给它平添了一种无情的灰暗的神情。而赫利斯托弗尔神父始终用惊奇的目光看着上帝所创造的世界,微笑着。他在默默地想着什么美好而愉快的事情,善

意而慈祥的微笑一直铭刻在他的脸上。就像那些美好而愉快的思绪,借助炎热的帮助,已深深铭刻在他的大脑里。……

“怎么样,捷尼斯卡,今天我们能赶上那货车吗?”库兹明觉夫问道。

捷尼斯卡看了看天色,在座位上站了起来,拿鞭子抽了下马,然后答道:

“上帝保佑,到天黑我们能赶上吧!”

传来狗叫的声音。六条高大的牧羊犬,仿佛预先埋伏好一样,窜了出来,狂吠着,朝马车扑了过来。它们只只都异乎寻常地凶狠,一副毛茸茸毒蜘蛛的嘴脸,眼睛由于仇恨而变得通红,围住了马车,互相拥挤着,朝马车狂吠。它们充满着仇恨的欲望,仿佛要把马、马车和车上的人都撕成碎块才罢休。捷尼斯卡喜欢逗狗、打狗,现在机会来了,他很高兴,露出一副凶狠的表情,弯下腰去,拿鞭子抽那些牧羊狗。那些狗吠得更凶,马儿没有停步;叶哥鲁什卡好不容易才没掉下车去,看着那些狗的眼睛和牙齿,心里明白,如果他一旦掉下去,马上就会被它们撕成碎片。但他并未感到害怕,也和捷尼斯卡一样恶狠狠地看着它们,心里直惋惜手里没有一根鞭子。

马车前出现了一群羊。

“站住！”库兹明觉夫喊道，“拉住缰绳！吁！”

捷尼斯卡把身子往后一仰，勒住了马。马车停了下来。

“过来！”库兹明觉夫朝牧羊人吼道，“拦住狗！让开路！”

衣衫褴褛光着脚的老牧羊人，头戴皮帽，腰上系着一只脏包袱，手里拄着一根长拐杖——完全是一副《旧约圣经》上的人物的样子——叫开了狗，摘下帽子，走到马车跟前。另一个同样像《旧约圣经》上的人物的人没动地方，站在了羊群的另一头，冷淡地瞧着这些旅客。

“这些羊是谁的？”库兹明觉夫问道。

“瓦尔拉莫夫的！”老头大声答道。

“瓦尔拉莫夫的！”站在羊群另一头的人也同样答道。

“瓦尔拉莫夫昨天从这里经过没有？”

“他没来，……他的伙计来过了，这是真的！”

“我们赶车走吧！”

马车继续赶路。牧羊人和那些凶狠的狗留在了后面。叶哥鲁什卡冷漠地看着前面呈紫色的远方，他感到那些摇动着风帆的风磨似乎离得近一些了。风磨变得越来越大，已显得很高大，完全可以看清它的两片风



帆了。其中一片已十分陈旧,打了补丁;另一片是最近才用新木料做的,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马车笔直朝前驰去。风磨不知为什么都往左边退去。马车走啊走,风磨一个劲儿往左边退去,但还未在视线中消失。

“波尔特瓦为儿子置了多好的一个磨坊呀!”捷尼斯卡说道。

“我们怎么看不到他的田庄?”

“它在那边,小河的对面。”

波尔特瓦的庄园很快出现了。但风磨仍未从视线中消失,也没落在后面,它仍然用它那闪亮的风帆瞅着叶哥鲁什卡,摇动着。好一个巫师!

## 二

中午时分,马车从大路上往右一拐,走不了多远就停住了。叶哥鲁什卡听到一种柔和的十分动听的“咕咕”声,感到一股凉爽轻柔的空气迎面拂来。从几块巨大的奇形怪状的大石头拼成的小山里流出水来,那水从不知哪位好心人插在那里的一根小木管上点点滴滴